談「陸生*」來台與承認中國學歷

●林玉体／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兼任教授

壹、從陳鼓應教授談起

1978年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即下令終止中央級的民意代表選舉。台大哲學教授陳鼓應本來積極投入立法委員的選舉，一見大事不妙，立即遠走高飛，抵達美國。這位在台大研究老子的哲學系教授，是個自由派的學者，早不滿中國國民黨的政府，因擔心風聲鶴唳之下遭受「中國黨」（中國國民黨該享的簡稱，而非「國民黨」）的整肅，不敢返台，反而應聘到中國北京大學任教。多年之後，台灣學術界的朋友有次聚會，主事者來電要我參加，且說有位「不速之客」有事向我請託。我赴會之後，立即見到陳鼓應教授。本來我與他素昧平生，但似乎他認為我可幫他很大的忙，他馬上向我拜託，希望透過我的關係，能使他返回台大的宿願得以實現。台灣學術界皆知悉1964年台大哲學事件時，陳鼓應教授也是要角之一。我聽到陳教授的要求之後，立即反問他是什麼原因，他堅持要回台大任教。我說，據報載他在北大任教，北大及中國共產黨似乎沒有要解聘他甚至逮捕他的消息，北大又是中國最早且聲望最好的大學，他在北大好好的，為什麼要回台大，希望他把「真正」理由和盤道出。陳教授隨即回答道，他在台灣長大，台灣對他有感情，台灣朋友也多。我當時不太客氣的反問他，這些大概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可能是台灣的大學教授薪水比中國的大學教授好上好幾倍，他說不要說的這麼難聽。其實在我內心裡所想的，除了酬勞非中國大學可比之外，另一更重要的理由，是中國共產黨之下的「大學」，欠缺言論自由。陳教授如想在中國發表「由衷」的理念，是會有安全之虞的。自由派的讀書人怎可能生活在學術禁錮的環境之下呢？一所高等學府竟然在「學術自由」條件下嚴重不足，又哪有資格稱為「大學」呢？

陳鼓應教授也如願以償的回到台大教書。他的例子，十足的可以為中國及台灣兩國之大學水平做見證。奇怪的是台灣有許多官（馬英九也是）及大學校長、教授，學界士人，大學生，及社會大眾，竟然都認可中國大學的學術風氣優於台灣甚多。果真如此，為何陳鼓應好端端的不留在北大，而想盡辦法要重回台大，這個活生生現於台灣的顯

例，就可以把上述的刻板印象不攻自破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自1949年立國迄今，對社會全面的壓制，是未見鬆綁的。「陸生」來台的一種層面，就是承認中國學歷，台生赴中國大學求學，更強化了該意識形態的「毒素」。中國的乒乓好手向世人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的最高精神領導，我有機會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畢生最大的光榮」。這種新聞，台灣的各界當耳邊風嗎！

前教育部長杜正勝出版《新史學之路》（三民，2004），敘及他在台大接受史學教育的歷程。台灣過去史學界有兩位代表性學者，一是任台大文學院院長長達十八年的沈剛伯教授，一位是長年在香港偶爾抵台灣的錢穆教授，但二者的「史觀」卻大異其趣。前者本諸「民主」（democracy），以人權、開放、批判為主調；後者則秉承「民族」（nationalism），因之對中國的過去，一味的呵護、稱讚、歌頌，大一統的理念根深柢固，若「史實」上發現有慘不忍睹的事件，也該抱以「同情的了解」（sympathetic or empathic understanding）；陳鼓應似乎可歸之於此類，「終極統一」是這群人的朝思夢想，雖然他甲意於台灣的學術開放，但在政治領域裡，卻鍾情於台灣之被中國併吞。中華民族「情」這種「網羅」，他卻衝不出去，且甘願屈服於下，未能為台灣的人權、主體性、獨立建國、開放、多元發聲。「陸生」來台，在比較海峽兩岸的學術氣氛之後，偏向於諸如此類者，恐數目遠超過「民主」情懷者。罕見的如林保華夫婦，卻只是稀有的例外。寄望透過民主式的台灣教育來「感化」（濡化）中華文化醬缸裡的中國留台學生，那是緣木求魚，一廂情願，「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吧！

貳、大學排行榜

大學排行，不容易，是一項艱難的工程。但卻可供參考，總比以固有印象、主觀揣測、先入為主的判斷來得好。近年來有不少單位公布世界大學排名的先後，雖引來不少爭議，但卻可作討論的議題。中國這幾年來也補上一腳，其中以上海交通大學作的排行榜，在中國的學術界中權威性較足，該大學旭日東昇，擬「見賢思齊」力爭上游，精神可嘉。該大學的評比標準有五：一是「校友榮獲諾貝爾獎或領域傑出獎章人數」，二是「教職員榮獲諾貝爾獎或領域傑出獎章人數以及在二十一個主要學科領域研究被引用次數」，三是「獲自然及科學期刊刊載的論文數目」，四是「在SCI及SSCI中被引用文章數目」，五是「學校規模」。結果以2005年為例，「全球五百大大學排行」中前二十名者，除了歐洲有兩所，即英國的牛津及劍橋，亞洲有一所，即日本的東京大學外，其餘十七所皆屬美國。東京大學在2004年還在全球排行第十四，而「兩岸三地」（即中、台、香港）的大學中，以台灣的台灣大學拔得頭籌（一百六十二名，2004及2005年皆如此）。中國則以清華大學居次（2005年是一百六十八名，2004年是二百三十五名），香港的中文大學居第三（2005年是二百零五名，2004年是二百零四名），香港的科技大學第四（2005年及2004年皆是二百一十三名）。眾所注目的北京大學還居第六呢（2005年

是二百二十四名，2004年是二百二十三名）（見《自由時報》，2005年8月16日）。當然，誠如上述，此種名次，台灣人也不必因此沾沾自喜。但奇怪的是，卻有許多台灣人竟然常常自貶身價，以為「百般不如人」，且「不如中國人」。如果上舉的排行榜由台灣的學界所作，我們容或認為是自己臉上貼金，但那是由中國的大學自己做的呢！「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真的是「此風不可長」。上海的交通大學所做的評比，標準是比較客觀的，或許偏愛理工自然科學也說不定，但數據會說話阿！怎麼台灣有不少人以為中國的大學優於台灣的大學，而且優很多，自我作賤到此種地步，造成一些人「慕」中國的大學之名，以為那是世界級「頂尖大學」，殊不知連台灣都比不上。[1]

從大學史的演進及大學教育精神而言，中國大學排行之這麼不堪，是很容易了解的。中國為世人公認的「大學」始自1895年的「京師同文館」即現在「北京大學」的前身，而非一些大中國主義及大中華民族自大狂的人所誇稱的漢代之「太學」，但自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即兵荒馬亂，戰火遍地，民不聊生，國政腐敗，財政枯竭。一般人民的教育水準又低，文盲之多居寰宇之冠，且中央政府根本不重視「教育」，這也是「中國史二千多年來的本質及特色」；加上極權專政，未能有學術自由的氣息。因之根本不能享有「大學」之名，在大學排行名次這麼落後，是極為自然也很可了解的。如以「學術自由」的多寡作為「大學」資格此種條件論之，北京大學大概也只有先是蔡元培後是胡適之當校長時，才能不臉紅的稱為大學。其餘時間，不管是中國的兩個黨主政時，都持「罷黜所有主義，獨尊共產或三民主義」為辦學方針，把現在的中國大學也放在「大學」裡，是侮辱大學的。至於台灣的大學呢？最古老的是成立於1928年的台灣大學，在歷經八十年的台灣大學史上，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同樣是不該列為「大學」的。因為日本殖民地政府的「皇民化教育」（1928～1945），以及中國國民黨的黨化教育（1945～1987），也盡力摧毀學術自由；倖而1987年解除戒嚴後，台灣已名列為世界的自由國家。因之台灣的大學，假以時日，在品質上確屬大有可為。不幸的是，馬英九政府似乎明顯的走回頭路，捨民主大道，偏愛極權統治。今後台灣的大學命運，仍處不穩定狀態，萬一被中國併吞，則相信台灣的大學排行榜勢必直落，這是可以未卜先知的。如果歷史能走回頭路，1895年日本依馬關條約「永久佔領台灣」1928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若日本不偷襲珍珠港引來美國的參戰，當時中國是多麼的渴望「請求美國」為中國而戰（ask the Americans to fight for China），則很有可能台灣現在仍為日本領土。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脫亞入歐」成為治國方針，九年之後，即1877年，成立日本首座大學，名為東京帝國大學，晚號稱為美國第一所現代化大學的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成立於美國獨立之後恰一百年，即1876年，位於Maryland的Baltimore）僅僅一年。這所東京大學現在是全球前二十大大學。不久又設立了京都、名古屋、大阪、長崎等名大學，這些大學，依上述上海交通大學所作排行榜，都名列百大之中，且有前居五十大的。這些日子，台北尤其台大都張掛大型標語「八十台大，前進百大」，因為2008年是台大立校八十週年慶，台大師生及台灣學術界引領以盼，這所台灣歷史悠久、

聲望最佳、師資陣容最堅強、設備最完善的最高學府，可擠進百大之內。2010年時，英《泰晤士報》（*Thames News*）把台大擺在百名之內，台大師生高興莫名，手舞足蹈，但上海交通大學把台大拱上「兩岸三地大學之首」時，卻未見台大這麼高興過。其實衡諸歷史，台灣要不是「中華民國」來了，而仍為日本管轄，則吾人有很堅強的理由相信，台大很有可能名列全球五十名內的名大學了。2008年，民進黨仍執政時，中央社向我約稿，撰述一兩千字評論台灣的高等教育，我即草擬一文，題目是《八十台大，何待百大？》我的立論基礎是憑教育史推斷，台灣若現仍為日本領土，則1928年立校的「台北帝國大學」，其後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期望為世界五十名的名大學是極有可能的。因為日本的東京大學已屬亞洲第一、也是全球前二十名的名大學，而京都大學在2005年是排行二十二，2004年更前進一名，排名二十一，大阪大學在2005年排名六十二，2004年為五十四名。台灣大學在日治時代與上述日本大學不相上下，可恨的是在中國國民黨長期專制統治之下竟然落在一百六十二名。我撰述的該文因傷了中國國民黨的臉面，在馬英九上台後，即未把該文刊登。「學術自由」的迫害又加了一樁。

「脫亞入歐」就是向儒家思想說再見，日本從此擺脫了儒家理念的羈絆，大學朝歐美看齊，一百多年工夫而已，日本的大學除了稱雄於亞洲之外，還引起歐美學界的注目。中國覺醒要「洗心革面」時，大舉派遣留學生赴外取經，其中有大量的中國學生留日，而日本學者獲諾貝爾獎金者，也在亞洲位佔第一位，儒家文化又怎能相比。朝鮮與日本過去也都曾受儒家孔教文化之影響，但日本明治天皇即告別儒家，立即在全球學術舞台上成為耀眼的明星。日本人早已不過中國的農曆年，也不拜孔子，更鮮見孔廟，雖留存漢字、書法、茶道等，但已變質。朝鮮因纏守儒道，更有科舉、宦官等舊規，因此過去表現仍十足的落後。俟韓國人覺醒，首都不叫「漢城」，而改名「首爾」，全面禁絕漢字等之後，韓國也踏大步向前行。台灣於1895年之後受到日本現代文明的感染，有機會與歐美文化沾上邊，教育文化及生活習慣水平正蒸蒸日上之際，不幸1945年之後，儒家文教又再度肆虐寶島，台灣的大學排行走在世界百大之外，理由不是一清二楚嗎？思想封閉、不知長進，更未悉第三波早已來臨的時代裡，台灣社會尤其教育界更有一批糊里糊塗者還一味的忙於「讀經」，甚至迷戀的把記憶能力視為心靈官能力（faculty）的最高位，似乎還生活在古代唐虞天下，由此種腦袋思維的人主政，台灣的大學教育休想與名大學一爭雌雄！

參、經濟及社會的M型社會，治安紅燈大亮

眾所周知，台灣及中國兩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相逕庭，國民年平均所得，台灣是遠在中國之上，因之台灣的物價也比中國為高，且高出許多。工作、酬勞也是台灣領先中國之上。中國學生來台，潛藏一種動機或用意，是用心計較要留在台灣。為了生計，他（她）們勢必處心積慮想盡辦法來搶奪台灣學生的職業機會。自馬政府上台以來，他

不只明確的向中國傾斜，且擁抱大財團大腿，但對廣大眾民的「普勞」（普遍的勞苦大眾，proletarians，台大洪鎌德教授的譯法，比普羅之傳統譯法為佳），則任令自生自滅。M型社會之形成，已變本加厲的呈現於世人眼前。憶起兩千多年前〈孟子梁惠王上篇〉所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正是台灣馬政府兩年以來的「德政」，造成兇殺案件層出不窮，治安已瀕臨緊急危難邊緣，難得的飯碗又被中國學生撿去，台灣畢業生勢必鋌而走險，連「樂歲」都無法免於「終身苦」，凶年的燒炭自殺，跳樓投河，而搶超商劫銀行的，甚至逆倫殺親弒子，斃夫殘妻事件層出不窮。「救死」此種「生理基本需求」都來不及了，又哪有餘暇思及禮儀呢？號稱恢復中華文化思維且數千年來以「德」為尚的儒家文化，竟然在中國與台灣兩地由「中國」的兩個黨（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治理的結果，中國早為M型社會最典型的國家，難道台灣也要追隨其後，互相呼應嗎？台灣的大學畢業生畢業即失業的情形已相當嚴重，失業率在馬政府兩年來都敬陪亞洲四小龍之末，此種極為不利的經濟因素，俟中國學生大量來台之後，恐一發不可收拾。

口頭上「經濟掛帥」，卻造成通貨膨漲，失業率攀升不降，舉債破歷史新高，又在政治上高舉投降大旗，隻字不提台灣的國家主權，道德上馬團隊最是典型的中國讀書人的本色，口說一套，做事另有一套，「騙」是最彰顯的劣跡，「中國人什麼都死了，只有嘴巴沒死！」競選時口沫橫飛，動聽又感人，但一旦得政，卻背道而馳。兩千多年前孔子大唱「正名主義」，尤其在政治裡，論語說：「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回篇）。在馬政府一味硬簽ECFA之際，口口聲聲說只拚經濟，國家主體性擺一邊，斯不知人無尊嚴，又哪能喫嗟來食？「雖有粟，吾得而食哉！」M型社會不只表現在經濟上，且也在政治理念上看出顯著痕跡。「陸生」在中國長期以來即受到共產思想的洗腦，又經年呼吸著中華大一統的理念，「意底牢結」（ideology，台大殷海光教授的神來譯筆）根深蒂固，本來在台灣已步向民主大道一段時光之後，台灣師生的台灣主權想法已快速穩定成長，「統獨」消長，優劣勢立見，但要是「陸生」大量又有計畫的來到台灣，則政治上的M型社會現象，將會變本加厲，徒增台灣校園的動盪不安。台灣本土派的師生能夠秉持其一貫優勢，一來抵消統派的囂張，二來予以教化，化敵為友，此種工程將是異常艱鉅。台灣的本土獨派人士在教育學術界本屬頹勢，但打死不退諸如鄭南榕或詹阿樺者仍不乏少數。若「陸生」負有重大任務在身，猶如當年馬英九領取中山獎學金，卻寧願作校園蒐集情報的「愛國」學生一般的「忠黨」，相信兩極化的政治M型社會也會出現。看在台灣獨派人士眼中，是分外眼紅的。「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何況又無粟！

此外，階級鬥爭本屬共產唯物論最耳熟能詳的說法，「陸生」在台儼然成另一階

級，不但口音令一些哈中師生及社會人士所欽羨，且他們幾乎都領有獎學金或屬中國的高幹，在台生活無虞，但「貪得無厭」，本是人的天性最脆弱之點，他們一方面搶台生工作機會，多多益善。甚至台灣政府以人民納稅血汗錢支應他們獎學金，或如報章披載的，中國政府軟硬兼施逼迫中國的台商資助中國生來台就讀，則此種現象，台灣學生一定憤憤不平。繳不起學費的台灣學生人數近幾年有快速增加趨勢，雙方之火拚可能也在預料之中。校園騷亂將不是新聞！也永不了時！

肆、「陸生」非常特別

台灣與中國由於半世紀以來的意識形態糾纏，中國黨和中共黨的殊死戰，彼此仇恨情結甚深，殺朱拔毛消滅共匪，以及「打倒俄寇反共產」、「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等口號、標語、宣傳文件，遍地在台灣且流傳到海外留學生之中；中共黨則務必要血洗台灣、解放台灣，併吞台灣；近幾年來又部署飛彈千枚以上，對準台灣，又對台灣祭出反分裂法，更以商逼政，配合馬英九的終極統一以及反獨促統，這兩個政黨過去是死對頭，現在竟然一家親。這對台灣持獨立論者而言，是多麼的怪誕與荒謬。難道政治上無永久的朋友與敵人，這句弔詭名言正好發生在台灣近幾年的政壇上？但當事者是否精神及人格分裂，還是為了大一統的美夢，即令犧牲台灣人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反正如馬英九者流，擁有美國公民證或綠卡者指不勝數！屆時遠走高飛，哪管台灣人民死活，台灣人的宿命難道是如此淒慘嗎！1895年台民為抗日而高舉「台灣民主國」大旗，1947年為不滿中國黨之治台政策而生腥風血雨的二二八事件，又要再度重演悲劇嗎？

莫名其妙的傾向中國政策，除了政治統一目的之外，沒有別的。「陸生」的台灣意識，必然是堅如硬石的大統派，恨台獨的心入骨。若還有人寄望台灣的民主式教育來洗禮，那是如水中撈月。相反的，「陸生」必懷有政治任務，與馬政府及中國黨政策一唱一和。台灣的大學教育現行措施，除了不許「陸生」來台之外，完全向全球之大學招手，外籍生才不會有如同「陸生」一般的對台灣學生及人民施予統戰，且是有計劃又有系統的滲透入台灣社會當中。陸生口若懸河，辯論技巧高超，又藉著台灣數十年來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長期教育，雙方一拍即合，水到渠成，結果是不費一兵一卒，完成中國統一的歷史任務。「陸生」來台，恰中了國共兩黨素來的詭計。或許「陸生」搶了台生的就業機會，此事還不十分危險，他們的政治使命感才令人怵目驚心。中國黨雖口說禁止「陸生」「不務正業」，但凡去美國求學或研究的台生皆心知肚明，美國政府是不發「工作許可證」（working permit）給台生的，留學生只能做「全職學生」（full time students），但台生暗地裡違背美國法律偷偷打工及兼差者是不計其數，這已是公開的秘密。「陸生」不會有樣學樣嗎？

此外，有些不明就裡的大學校長及政棍還一再的說，台灣的大學該吸引頂尖及一流的學生來台就讀，提升台灣的大學水平。這種說法，真的是愚蠢到極點。平心而論，台

灣的大學早已殷盼全球學生（除了「陸生」之外）來台，試問有英、美、日等國的優秀學生赴笈來台註冊嗎？台灣大學的排行，誠如上海交通大學的評比，名次在中國大學之上，但中國學生早就有的那種自誇心及臉面情，死不認台灣的大學能優於中國大學多少。中國的傑出學生擬出國留學，莫不選擇美、英、德、法、日等先進國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以來，早期的留學生只到俄國）。除了政治意圖之外，又哪有選台灣的？從實務來看，陸生來台當然有較有利的考慮，一來距離近，往返可以當天，旅費較便宜，且語言文字較可通。但台灣的學費、生活費、書籍費等，非一般「陸生」負擔得起，除非他能享有上述所言及的各種獎助金補助。台灣的大學，早就不是國際型的大學，因之也不符合「大學」（university）蘊含有「宇宙」（universe）本意。全校的外國學生為數只零星幾位，且那些留學生資質又參差不齊，平均而言也非出類拔萃之士。若開放「陸生」來台，可以招來世界級的未來明星或天才學生，那是天方夜譚，癡人說夢。除了包藏政治禍心之外，大概別無他圖。持該種言論者，暴露出這種人IQ之低，及判斷力奇差無比而已。

若依馬政府初步規劃，一年兩千人之「陸生」來台，則「陸生」就在台灣的大學「國際生」的比例遙遙領先了。而若也承認中國學歷，則台生之往中國「朝拜」，將絡繹於途。因為中國大學的收費低，生活費用便宜，語言文字皆可通。令台灣的大學最為擔心的，反而是台生中傑出者將出走。若不問大學素質，又無知於類似陳鼓應的選擇與效應，還被蒙在鼓裡的以上中國大學為榮，屆時後悔懊惱者將屈指難數。台灣人就是這麼的可騙，猶如被馬英九選總統時的政見發表一般，但一失足成千古恨，懸崖卻不知勒馬！「陸生」來台政策，確實是一大糖衣毒藥，台灣的高等學府永無翻身餘地，屆時台灣高等學府的水平，除了現階段的優勢不保之外，將每下愈況，且恐有如同直降機似的往下掉之虞！此種歷史罪過，馬政府必須承擔。

1970年代，我考取教育部公費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當時凡像樣的美國大學，都有數以千計的外國學生（一校而已），但並未見有中國學生。1980時我又赴美進修一年，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位於紐約市）就看到一位中國留學生了，他是短期來進修的，不是要拿學位的。我看他愁容滿面，他的心情與當年我赴美時一般，想家。當時中國政府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都有一項大大違反儒家本色的政策，儒家號稱以仁治國，但中國兩個黨在中台兩國都嚴格禁止公費留學生的攜眷。基於人性的需求，難怪留學生隻身在外，皆有「後顧之憂」。我當時勉勵那位中國的「學人」，要奮鬥抗議。因為台灣過去不准的，現在已開放了。1990年及1995年我兩度赴英，在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進修，就碰到不少中國學生了。其中有一位竟然放棄上課，情願作苦力，在一個中國人開的雜貨店挑米，每天汗流浹背，賺取他們自認豐厚的工資。我曾經力勸，但大受「唯物論」教育的中國「頂尖」學生，本來大肆詆毀資本主義的，現為了實利，卻樂意作個典型的資本主義信徒；我的苦口婆心，他置若罔聞。不過說真的，也確實可憐與同

情。中國共產黨把中國人治理得僅向錢看，且一到自由國家，就想盡辦法留下來，因之跳機、走私、竊取飯店公有物、佔小便宜的醜事，真是罄竹難書！台灣竟然有馬英九這種執政團隊，加上一群台灣人也歌頌「祖國」的偉大，每思及此，悵然之心，久久未能平復！

我任教於台灣師大教育系，在我擔任師大教育學院院長時，有一位由昆明來的女教授來系裡當研究員。我一次請她吃飯，她說台灣有許多中國可學習的地方，我請她舉具體實例。她隨即說學生及民眾上車會排隊，秩序井然，沒有亂象。我問她中國不如此嗎？她一臉不好意思模樣。不多久，她希望能幫她延長在台研究期限（一次三個月，只能延長一次），但礙於規定，也在延一次之後悵然返國。可惜當時我未利用她留台時間多作溝通，或許「陸生」也有「良心」發現時辰。上學期（2009）我在教育系開的「台灣教育史」竟然有個陝西來的「交換學生」。我本來堅持以台語授課，但為了尊重他一人，只好頗不情願的以「普通話」教學。我問他一些問題，他面帶笑容，馬上站起來回話；我告訴班上的「台生」，兩岸（國）學生的學習態度可以比較一番。他竟然有膽量來上我的課（他一定事先打聽過）。不過他沒多久就回國了。本學期，我班上有兩個日本人來修「台灣教育史」，因為一男一女也聽不懂台語，我又被迫用「國語」上課。「陸生」來台，我個人不表反對，但不應一下子開放那麼多，或許比較可慮的是承認中國學歷，屆時絕大多數的私立大學院校將關門大吉。多年來「廣設大學」的錯誤政策，將會更病入膏肓的變成絕症難醫。中國大學的學歷全球承認，這是事實，但這並不表示中國大學的素質優秀。台灣的教育部承認世界各國學歷，舉美國為例，並非全部美國大學的學歷皆被認可，這是常識之論；同理，陸生來台，修課學習當然歡迎，但在承認他們在台灣的學歷，此事也得多加慎重考慮。這是非同小可的重大決策。台灣出國進修的學生及學者為數眾多，但未取得學位者數以萬計；陸生來台求學如又給以台灣的大學文憑，則由此滋生的後遺症將十分嚴重[2]。在台灣統派政府假藉平權美名之下，則應政府考試取得公職之計謀，就攻城掠地，目的已逞了。

就基本人權及當今民主的普世價值而論，中台兩國過去半世紀以來的老死不相往來，種因於中國的兩個黨之家恨國仇；如今，台灣的政府先放下身段，宣布「動員戡亂時期」告終，且政治上已把「匪偽」政權默稱為合法，但對方的中共政權卻死不承認台灣或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又敵意甚深的佈置飛彈，且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體育等各種協會中，處心矮化台灣成為中國的一個「省」，要聽命於中國的指揮。台灣的困難處境，兇手只有一個，就是中國。難以理解的是台灣的現在執政黨，竟然罔顧民意的大反對，拚命要傾斜於那種政權。台灣的大學裡，外國學生中絕沒有對台灣主權如此不尊重者，因此台灣的大學歡迎這些外國學生，甚至用盡辦法鼓勵他（她）們取得學位，對台灣的國家安全一點都不構成威脅，但哈中派者眼瞎耳聾頭昏了嗎？視若無睹的認賊作父，荼毒台灣善良百姓，此種心態才最為可惡！

伍、結語

俗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衡諸史實，國共兩黨當初取得政權之先，都以「美麗謊言」誘使無邪的中國人為該兩黨拋頭顱，灑熱血，所謂「三民主義」或「共產思想」，字面上無不以蒼生為念，一副「替天行道」的說詞，實在令人心動。俟一旦政權在握，卻立即變質。但百姓尤其普勞大眾早已在專制極權淫威之下不得翻身。出國留學者處心積慮擬留在歐美日等國，此種教育景觀，歷歷在目。由於該兩黨的施政，大大的拂逆了人性善良的本質，因之駭人聽聞的醜事，早就在報端披露。數年前，一位中國的「傑出」學生申請到美國留學，美國大學看他的成績優異，乃提供獎學金，但數額不及中國政府所規定者，該留學生乃寫了數封懇切的信拜託美國教授予以協助。他想出一個辦法，在文件上寫明給予每年四千美金之獎學金，以便符合中國政府的官方規定，但彼此默契，實質上美國教授只給一半而已。美國教授動了婦人之心，忍痛寫下不實文件。這位中國學生喜出望外，立即束裝抵美，但首次取到只兩千美金獎學金時，馬上翻臉，告上法庭，因有白紙黑字上的鐵證如山證據，美國教授百口莫辯。不得不私下和解，自掏腰包自認衰運臨頭以免吃上官司了事。但內心裡一定暗暗咒詛：這是哪國的「高材生」？連畜牲都不如，禽獸也不至於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當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人引頸以盼的「王師」，但來台的卻是一群豺狼虎豹，肆虐台灣數十年。台灣人易騙且嚐過被騙滋味後，覺醒者仍不多。還以慈悲心、菩薩腸的施捨給予「重生」機會。2000 年難得政權輪替，但八年後，台灣選民竟然又使耍詐高手重新掌權，當時的中國黨競選政見是多麼的具有煽動力，但卻是滿口胡言亂語，「騙」一字竟然當成年度最佳的代號。「至聖」教世人不要犯二過，但台灣人除了犯一過之外，似乎打算犯二過、三過、四過者不在少數。犯一過是別人的錯，犯二過則是自己的不知反省！國共兩黨政治人物最擅長的拿手，就是滿嘴的甜言蜜語，這或許是儒家中華文化的特點吧！不是有人戲稱，至親如「夫妻」其音也就是「互欺」嗎！反正騙到手了，你又要耐我何？生米已煮成飯，後悔又怎能來得及。還好，台灣民主機制有定期的大選，唯一途徑只有靠選票予以痛擊。台灣在這方面的優勢，中國歷史迄今還未能給予人民此種令人欽羨的政治財寶。台灣如因「陸生」來台而加速的向中國統一，屆時台灣人民此種制裁騙子政棍的最後武器都將被剝奪，那就捨流血革命一途別無選擇了，但那是代價奇高無比的！

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包括「陸生」來台或承認對方學歷，無不狠毒，加速台灣之被中國併吞而已，任何偽裝都無法掩飾其真實的本意，稍加批判解析，本來面目立即被拆穿，醜陋不堪的原形馬上畢現。說穿了，「投降」兩字即道盡了該黨的千言萬語。歷史上又有哪個政府面臨「國家」存亡危急之際時，不尋求（ask）他國之協助者。試問，紙老虎的中國在二戰時，要不是美國出兵，又哪能「戰勝日本」？連日不落國的大英，都要求美國並肩作戰，就是當今最大強權的美國，在與外國交戰時，也不是孤軍奮戰的，

都仰賴他國援助。即令是好大喜功自誇為世界之中的中國，一旦與外國交手，也至少尋求諸如北韓或俄羅斯之出兵。馬英九對外揚言，以自詡為了不起的英語向全球宣布「never ask the Americans to fight for Taiwan」，其意無他，投降而已。或許還定義那是「國共內戰」的延續，美國怎可干預中國神聖的統一天職呢？「陸生」來台，恰好有助於他在此舉上幫腔作勢，加速「終極統一」時日的來臨。實踐他畢生的宏願，此種底細，明眼人一瞧即知。

總之，由於「陸生」身分特別，他們不像世界其他各國的「生」；並且「陸生」來台更為特別，他們如到台灣以外的外國，表現及影響不會像在台灣這般的對台灣主權造成傷害。試問「陸生」到美，他們會把「統一」當成任務或使命嗎？台灣恰是他們用武之地的最佳戰場，馬政府隔海對唱，情投意合，乾柴碰到烈火，會有什麼場面，這是可以預卜先知的。台灣人不知死活者還擬重蹈歷史覆轍，數次史訓，血淋淋的橫擺眼前，台灣人民再不力挽狂瀾，就永無翻身機會。簡言之，中國黨尤其是騙人伎倆屬絕佳好手的馬英九團隊，所擬的「陸生」來台及承認中國學歷政策，萬萬不可行，用盡各種伎倆與之抗爭到底，才是唯一的選擇！

最後還有一點待申論者，不管是「陸生」來台或承認中國學歷，皆屬「教育」問題。教育的神聖本質，在品德上是發揮人性的光輝，以「愛」為終極要旨，因之絕對不主張仇恨心之培育。這種教育層面，顯然與國共兩黨的「黨化教育」之禁錮思想，南轅北轍。倖而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後，台灣已邁向民主化、開放化、本土化、及人性化途徑。「陸生」來台就學或許有格格不入之感，在長期系統性又合理化的「訓練」（training）、「灌輸」（indoctrination）、「注入」（instill），甚至是「洗腦」（brainwashing）之薰陶下，人格扭曲變形，已成當前中國人特有的不佳甚至惡劣「形相」（image）。改變此種積習是最艱鉅的工程，單憑短時間的在民主先進國家或台灣「求學」，就能畢其功於一役，這是做白日夢。深以為憂的反而是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教育果實，在大中華民族情懷大旗之下，台灣由涓涓細流所匯聚的自由理念，終將枯乾；無法如「脫亞入歐」的日本，在告別儒家之後永不回頭，終能在亞洲的大學排行榜中獨樹一幟，且與歐美名大學一較長短。得來不易的台灣大學在「兩岸三地」中居冠的頭銜，恐將成為歷史，一去而不復回！

或許有些思想很「純」的人以為危機就是轉機，把中國的民主化寄望在「陸生」來台接受教育這件事上，這真是腦袋極「蠢」者的說法了。「純」與「蠢」兩字的音及意極似。需知中國民主化的主戰場在中國而不在台灣，且台灣的民主成果還比不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中國早就有留學歐美日者，且人數不少，迄今仍未聽聞中國留學生在海外時組成類似「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或「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或學習諸如陳隆志博士等人之力倡台灣民主化而鼓吹中國民主化。憶起當年台灣的海外「知識人」（余英時的用法，取代「知識份子」）學鮭魚返鄉精神，即令在機場被抬回去，原機遣

送或坐牢也在所不惜。何時聽過中國的留學生有為中國民主奮鬥不懈從而改造了中國一黨專政的？入虎穴才有得虎子的希望！持「陸生」返國後加速中國民主化此種「妄想者」，不如以身作則，到中國去做民主耕耘，抱定即令被捕囚禁也在所不惜。單憑「陸生」來台，是不可能產生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歐美的民主教育種子，孕育出台灣留學生的抗暴義舉，但台灣的民主胚胎能否醞釀出「陸生」回國後步「台灣奇蹟」而發動大幅度的中國社會尤其政治改革，此種寄望太不切實際吧！（寫於2010年5月26日）

【註釋】

* 「陸生」是指「中國學生」，稱中國為「大陸」，名不正、自大、且逃避問題。全球有許多「大陸」，如印度大陸、歐洲大陸、美洲大陸……。「大陸」不應由中國所獨佔。

1. 在自尊心及自傲感甚為厲害的中國傳統文化裡，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的評比，實在令人刮目相看！

2. 中國政府是否同意「陸生」來台上課，取得「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證」，畢業時文憑上有「中華民國國旗」，及「中華民國xx年」字樣；對這些非常敏感的文字，是否屆時又向馬政府施壓，全部取消。相信若此成真，必將掀起巨浪風潮！◆